

第 10 章 只种树不能算绿化

大同市地域广阔。从最北部到最南端的直线距离有 190 公里，北部以黄土丘陵为主，南部以进入太行山的山地为中心，两者在自然条件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从再生森林的角度说，最南部的灵丘县条件最适宜。

1996 年夏天，以立花先生为团长的绿化合作团从北部的阳高县、天镇县到南部的灵丘县进行了一次紧张的考察，最后看了灵丘县上北泉村以苹果为主的果园。立花先生说，“这个果树园的管理人有能力，对植物也很了解。环境林中心能不能把他挖来？”立花先生并没有见过种果树的人，只是看了他种的果园便下了定论。

这个种果树的人在当地很受青睐，名叫李向东。灵丘县共青团早就盯上了他，想把他挖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也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才带我们来参观的。

我把立花先生的意思告诉祁学峰后，他对把李向东调到环境林中心表示为难。灵丘县共青团正在计划以李向东为轴心开展下一个合作项目。另外，李向东只是农民出身，有关果树和植物的知识也只是通过现场的实践和自学掌握的。祁学峰担心他到中心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能让鱼离开水。”

我能够理解，在这里，无论干什么，人都是最重要的。立花先生的战略是要在当地建设植物园，以此来带动那里的绿化活动。我们要的不是充满幻想和浪漫的沙漠绿化，而是要在这个地方摸索出一条符合生态的绿化之路。

从自然条件来讲，灵丘应该是候选地。立花先生在那里只看“作

品”便相中一个不曾谋面的人。我当时就觉得立花先生的感觉没有错。

在我眼里，李向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喜欢植物，每当话题谈到植物，他都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而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也有类似毛病，但是像他那么极端的人还真少见。

让他去搞人事和理财虽然不合适。因为他不擅长这些，他痴迷的是植物。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我想应该发挥他的特长，不足之处由其他人补充。我把立花先生要在灵丘建设植物园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拜托他寻找候选地，对周围的植被做一番调查。

发现天然林

1998年夏天去灵丘时，李向东一边用手势比画一边对我说：“山里有片天然林。”还说了一大串树的种类，并说有一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树。我一时难以相信，因为迄今为止还没看到过那么粗的树。

自己没亲眼见过，就不能妄下结论。李向东说：“林子就在附近。”按照他说的我们去找，结果怎么也走不到。问当地的老乡，回答：“还有两里，不远”。走了半天再问，回答还是“还有两里，不远”。如此反复多次，最后走得大家筋疲力尽，无功而返。

不过这一带好像真有天然林。我曾经遇见过背着砍柴下山的老乡，背的砍柴里有栎树等落叶阔叶树。这里的山路，我们空着手都走得气喘嘘嘘，可上了年纪的人背着足有60公斤的柴下山快步如飞。

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一清早我们就向目的地进发。坐车到了山脚下的雁翅村，再往前就只能徒步了。走过遍布鹅卵石的河道，爬过一处又一处陡峭的山坡，单程用了四五个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眼前的景观令我大开眼界。对面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落叶阔叶树林，其中有栎树、桦树、椴树、枫树、白蜡树、核桃树等。

“没错儿，确实是栎树！令人盼望已久的树，终于找到了。”立



图：以天然林为背景留影的立花先生。身后是茂密的树林，其中有栎树、桦树、枫树等。（灵丘县，1998年8月）

花先生说着，突然加快了脚步。“只大概一看，乔木就有 20 多种，灌木有 40 多种，草有 100 多种”。

远田先生说：“这儿和日本东北的山很相似，虽然品种不一样，但在属类上大体相同，可以断言，树的种类相当丰富。”

我们发现了最大的树高有 12 米，直径有 25 厘米左右。沿着山谷的方向发现确实有一抱粗的栎树。

令人吃惊的是林地。地面堆满了厚厚的落叶和腐叶土，一直埋到膝盖。沿着谷坡，自上而下自然容易堆积。不过，眼前的情形，我在日本也没有见过，大概因为低温和干燥，物质不易分解所致吧。

这一地区绿化的重要目的是保持水土。从这个角度考虑，这种落叶阔叶树最适宜不过。蓄水能力和保土能力比起松树要强得多。但是过去绿化时主要是种杨树和松树，根本没有发挥这些树种的作用。

由于发现了这个天然林，我们的绿化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天然林再生的思路

通过地图，得知有天然林的山名叫礪寺山，海拔 1768 米，属灵丘县管辖，距河北省界不足 5 公里。以后我们又在灵丘县发现了 4 处天然林，但还是第一个发现的最好。

2000 年夏天，我们立项调查植被。分类工作由专家冈田博先生（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长）和浪花彰彦先生（北海道大学实验林技师）参与。

我们在北京采购了帐篷、睡袋等野营物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就在预定开始调查的那天开始下起了大雨。由于一直干旱，田里的农作物已经开始干枯，如果再有几天不下雨就会颗粒不收。农民脸上充满了焦虑。也许是农民盼雨的心情比我们搞调查的心情还迫切吧，老天终于下雨了。

雨水冲毁了道路，只剩下一条最长最陡的山路可走，而且所剩时间也只剩一天了。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程赶路，一路马不停蹄。可怜我刚一上路，脚就开始抽筋。我辩解“可能是因为事先调查一直走路的原因”，高中时代同年级的池本和夫故意挖苦我：“那是因为你每天晚上都泡在酒里所致。”

言归正传。当时我们调查植被的结果是：虽然还不到郁葱茂密的程度，但是树冠覆盖严密，寸草不生。林地里堆积着腐叶土，下面已经变成黑色的森林土壤。

树林的主要树种有辽东栎、其次是糠椴、黑桦、元宝槭等乔木和——



图：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完成了天然林的植被调查，大大加深了对这里植被的了解。（灵丘县，2000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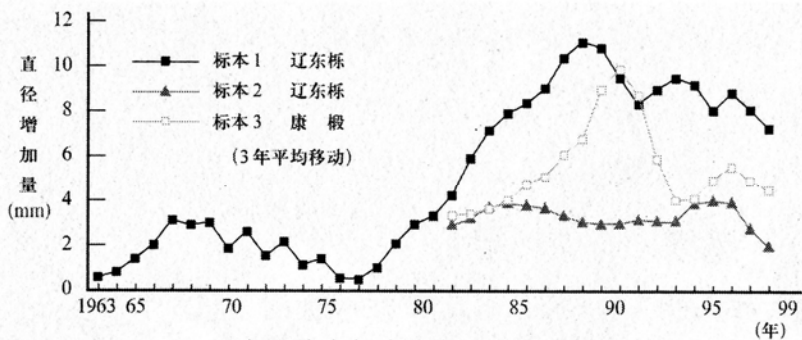
榛子、六道木、锈线菊等灌木。

选择两块区域，进行方形区分株调查。用塑料胶带将周边隔开，对每一个区域里的树种、每棵树的胸高直径、树高等进行测量、记录。我们已经脚力不支，更要命的是山林的坡度有40度，不抓住树枝就可能从山上滚下去。

为了调查树木的成长过程，我们先采伐了3棵树作为年轮分析标本。我们忍痛伐倒了一棵长得笔直、胸径有25厘米左右的栎树标本，用尺子测量了一下树高，竟有8.1米。这片树林的树木基本都是这个高度。

虽然写起来简单，伐起来可就费劲了。树的材质极硬，体壮如牛的周金（植物园职员）马上就大汗淋漓了。浪花先生偶尔替换一下，我只管拍摄现场的情景。之所以这么费劲，据说是因为锯刃太钝。

另外的两棵树，一棵是比刚才那棵直径小一倍的栎树，一棵是糠椴。观察这些树木的年轮，可以弄清许多问题（参见下图）。



碣寺山林木标本直径的历年变化

大的栎树树龄有 39 年，长到直径 3 厘米用了 17 年的时间，而且越往后年轮越密。大概是因为周围树木茂盛，被树阴遮挡影响了生长。

这棵栎树从 22 年前年轮开始变粗，最近年轮的幅度或持平，或下降。也就是说，22 年前左右遭遇过人类的最后的破坏。周围的树木遭到砍伐，而直径 3 厘米的栎树幸存下来了。已经腐烂的树桩可以使你联想起当时的情景。

砍伐过后周围变得明亮，充足的阳光使树儿们如枯木逢春。另一棵栎树和糠椴好像就是在砍伐后周围变得明亮时发的芽，长得笔直，挺拔。

我们从山脚下到山里最少需要四五个小时，途中还有近于垂直的峭壁。看到从山脚下雁翅村来这里砍柴的老乡，真让人惊叹。

但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上山砍柴了。谜底就在我们登山的途



图：用山上树木做劈柴。老乡背着 60 公斤重的砍柴走在陡峭的山路上。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一斑。（桥本摄影）

中。毛泽东领导的 60 年代，在这个山脚下种了一大片油松，经过十几年后，松树下部的树枝可以做燃料了。如果在村子附近能解决问题，当然不用特意跑到山里去了。因为种了松树，使落叶阔叶树的天然林得以喘息之机。

过去我一直对人们讲，黄土高原森林的消失是来自于人口的压力，文明毁灭了森林。口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始终怀疑如此大规模的破坏难道真是人类所为？

通过对天然林的考察了解到，自然条件确实存在，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可以通过自然的自身力量恢复森林。

建设灵丘植物园

考察落叶阔叶树的天然林后，我们对绿化的想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我们和当地的技术人员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不屑一顾，认为“那种树没有什么用”。虽然是林业工作者，但是很少有人见过天然林。

这样一来，立花先生的植物园构想就更具有重要意义了。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当地的树种为主品种多样的森林再生示范园，但是如果拿不出实际的东西，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我们决定在上寨镇南庄村村外建设植物园，那里离碣寺山天然林不远，地形相似，紧靠 108 国道，交通方便。我们购买了 86 公顷土地的 100 年使用权，大部分是山地。根据立花先生“有高低差的地方适合栽种不同种类的植物”的意见，主要选择了海拔 900 米至海拔 1330 米的地段。

主要目的是：（一）观察该地区植物迁移的过程，寻找绿化途径；（二）从其他地方引进有可行性的植物，进行实验栽培；（三）通过多种植物栽培，提高技术，培养人才；（四）建设品种多样性的森林再生示范园。

首先，我们和村里协议，规定禁止砍柴和放牧。同时建设管理设施，派工作人员常驻现场。这种做法马上见效。过去草只到膝盖高或齐腰高，现在已经高到胸部和肩部。品种上，过去只有毛茛科等有毒和带刺的植物，现在增加了胡枝子、苜蓿等一些豆科植物。

山丹是一种当地的野百合，小小的橘红色的花瓣，从远看也很显眼，当初我想只要找到一棵就知足了。3 年后的夏天，山丹已在植物园花开满地，形成群落。兰科的大花杓类也开花了。

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地方可以生长天然林一样的辽东栎。最大的树高 8 米，胸高直径 15 厘米，树高 6~7 米以下不计其数。每年树



图：用从天然林收集的种子培育了很多树苗。右侧为李向东，左侧第二位是周金。（灵丘县，2001年8月）。

高增长 60~70 厘米。根据天然林的调查结果，这么大的树年轮约为 5 毫米，树直径每年增加 1 厘米。

树长大了树叶自然多起来，落叶也多了，土壤变得肥沃，树的生长速度随之加快。这样就开始了良性循环。相信再过 5 年，植物园一定会成为郁郁葱葱的森林。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由种子发芽的 1~2 年生树苗，也有 3~5 年生的。围起一角进行调查，发现每平方米有一棵辽东栎。植物园的工作人员指着树对我们说：“以前这儿的树都被绵羊和山羊吃光了。”

辽东栎长得茂盛的地方是山北侧背阴处，中国叫做阴坡，南侧向

阳处叫阳坡。阳坡非常干燥，一天当中的温差较大，树木很难生存。但是有一种小白蜡树却照长不误。它的根系横向延伸，在顶部发芽，呈灌木状扩展，有的地方一处竟有 100 多棵。生长在阳坡的品种在当地还很稀少。

我们没有一味地等待自然生长的品种。李向东带领植物园的工作人员走访附近一带，采集了好多种子培育小苗，工作非常艰辛。栎树果实成熟期每年不同，如果落到地上干了，发芽能力就会减弱，还有可能被松鼠和老鼠吃掉。尽管如此，他们采集了 200~300 公斤的果实。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在储藏上出现过失误，现在已基本走上正轨。

周金曾对我说，他年轻时离开村子，在制药厂干过，也在海南岛工作过。现在双亲上了年纪，只好又回到村里。“本来以为这辈子只能干农活到死了，没想到建设了植物园，自己还能参加这项工作。想到自己死后生前种的树还能继续生长，实在是太高兴了。”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流下了眼泪。

他们还在植物园少量地试种了一些其他地方的树种。他们的做法很独特，如果有新品种进来，大家就每个人分一点，每个人都尝试几种育苗方法，而且偷偷地关注着别人的做法。一年之中尝试了好几种育苗方法。

祁学峰在市人大会议上的发言

2000 年 4 月末，为了欢送我们回日本，祁学峰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在担任副书记时一直陪同我们一起活动，但是自从担任书记以后就难有这样的机会了。仅是共青团的工作就够他忙的了，更别说还兼任着其他的工作。

“在人大常委会讨论绿化问题时，我也发言了”。祁学峰开始讲

起了发言的情况。我和远田先生对他讲的内容都很吃惊，因为当时喝了很多酒，所以过后还是让他把讲话的内容传真给我。在此把传真内容和在大同的谈话情况简要归纳如下：

1. 绿化荒山时应该先种草，再种树。要乔木灌木混种，特别应该重视灌木。

2. 当前全市都在积极参与云冈石窟周边的绿化活动。虽然从旅游的角度考虑有其意义，但那里条件太差。需要在岩石上挖坑，运土，栽大苗，究竟这样是否合适，需要重新研究。我们是种树，不是搞政治活动，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3. 浑源县吴城乡种杏树成功后，提出建设“万亩杏树基地”的口号，掀起一股种果树的高潮。不要忘记，在成功的背后还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苗木的质量和农民的觉悟很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匆忙上马，还会失败。起步时规模要小，等农民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和干劲再扩大规模为好。

4. 改造小老树是必要的，但如果后种的树生长缓慢，对环境来说就不经济了。不要忘记小老树在防沙防风方面还是起作用的。

5. 对于条件太差的村子应考虑国家出钱进行移民。离天然林近的村子应该整体迁移。如果减轻人口压力，即使不去人工种树，森林也会自然恢复。

6. 应在大同建立培训技术人员的设施。这虽然需要资金，但与绿化投入的大量劳力、受伤的危险相比，费用要少得多，效果也好。

7. “三分种树，七分管理。”我们大家都在强调种树后的管理。实际上许多问题都是在树种下后因人的介入发生的。作为从事绿化工作的人，其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植树绿化的重要性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他的发言确实切中要害。说到防止沙化，在日本立刻想到的就是植树。但是祁学峰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广。讲话中还涉及到居民的搬迁、村庄的整体迁移，这和当前国家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一脉相通。在他的讲话中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只种树不是绿化。

我在北京向团中央的干部介绍了这些情况，他们说：“他讲了这样的话？不会影响晋升吧。不过他既然这么说，应该是有所考虑和思想准备的吧。”

祁学峰提到的项目大部分是市领导挂帅的项目。正因为我多少了解一些大同的情况，所以才更佩服他的勇气。

听了祁学峰的这些话，我立刻问：“反响怎么样？”他说：“了解基层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市林业局局长感到很吃惊，问我你什么时候学的林业？不过大部分人不太关心，大概是听也没听懂。”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立花先生。读了传真上祁学峰的发言提纲后，立花先生说：“我真高兴他能够理解得这么深，看来我没白去大同。”

远田先生也感慨地说：“我一直关心人才培养问题，但只是针对技术人员而言，对政治和行政的重要性没有认识。祁学峰的事情使我感到他做了比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还重要的工作。”

听到合作对象受到赞扬，我感到比自己受到赞扬还高兴。祁学峰因为做我们的工作，升迁推迟了很久。2001年10月他离开了共青团，出任大同市南郊区党委副书记。

“喜鹊林”

10年来，我们的绿化合作有了相当充实的内容，也引起了国际合作及绿化专业人员的注意。但是，活动内容也开始变得复杂，一般人难以理解也是事实。何况我们还提出“只种树不是绿化”。

参加绿化合作团的人也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我们能持续访问，感受到自己种树成果的地方”。

大同事务所方面也希望建设一个自己直接管理，可进行各种尝试的自己的林场，而且目前也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我们将二者综合考虑，在交通便利、方便管理的大同县聚乐乡取得 600 公顷土地的 50 年使用权。

在我们的占地中有条宽 150~200 米的低谷，谷底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沙地下有渗流水。那里可以栽种杨树、臭椿等速成树种。过去我们一直主要种松树，但苦恼的是这些树长得太慢，所以也很想尝试种些短时间能看到绿色的树。



图：村里人说“喜鹊叫，好事到”。喜鹊衔来树枝在住家旁边的杨树上搭起一个大窝。（桥本摄影）



图：实验林场“喜鹊林”中央的低谷。因地形复杂，我们根据具体条件可以尝试栽种各种树木（大同县，2000年9月。）

低谷两边是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聚乐乡的面积有 100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4500 人左右。占地中还有一个鹰嘴墩村，过去有 400 个居民，现在只剩下 20 多人，而且尽是一些老人，无法干农活。

当前中国正在推行退耕还林的工作，这个政策是停止耕种诸如水土流失严重的陡坡等条件恶劣的农田，将其改为林地。这里是实施这一政策的对象。乡党委书记说，“正当我们自己要搞绿化的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绿化，真是感激不尽。”

在丘陵地带可以试种油松、樟子松等各种树木。我们将灵丘天然林里收集来的栎树种子在植物园里育苗，开始了试种。

中方给实验林场起名叫“青年林场”，同时我们在日本征集了昵称，最后决定叫“喜鹊林”，中方对此也一致表示赞同。喜鹊是乌鸦的同类，身体和翅膀的一部分羽毛为白色，黑白相间，十分显眼。这种鸟在中国北方和朝鲜半岛很多，但在日本只有佐贺县的部分地方有一些，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在日本，喜鹊是国家保护动物。

中国有个传说，七夕之夜牛郎和织女要跨过喜鹊搭的银河桥去幽会。因此，在中国喜鹊作为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的鸟很受喜爱。还有“喜鹊叫，好事到”的说法。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喜鹊不怕人，会走到你旁边，在靠近人家的杨树上衔枝搭窝。

我们在日本以5万日元为单位募集合作对象，用这笔钱可以在一公顷的土地上栽种3300棵松树，如果是杨树，可以栽种800棵大的树苗，其中还包含5年管理费。在两年时间里我们共募集了150份合作款。同时在国土绿化推进机构的“绿化募捐”、国际开发救援财团、日中绿化交流基金等方面的援助下，还完善了管理处和供水设备、作业道路等基础建设。我们把捐赠者的名字刻在铜匾上挂在现场。

2001年4月开工后，进展十分顺利。其中，侯喜技术顾问的贡献很大。老侯今年68岁，已经有一个7岁的曾孙。老侯睡在管理处的双层钢床上，坚持在第一线指挥。像呵护小孙子一样，管理农场，培育树木。

两年里，我们种的松树90%以上成活了。我说：“如果有死的苗不必补种，可以试一试阔叶树，这样就自然成了混生林。”老侯则回答：“问题是没死一棵苗。”是啊，可喜可庆。

来自灵丘县自然植物园的阔叶树种也几乎全部成活。我们期待最终成为这一带主流的是栎树。试种的200棵树苗几乎无损，全部长出了绿叶，并且已经过了一个冬天，成功的希望更大了。这里是完全没有腐殖土的黄土丘陵，树长得慢也实属无奈，只要长得好，就让人高兴。



图：在现场第一线指挥的大同事务所技术顾问侯喜（右）。由于他的参与，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许多。（桥本摄影）

栎树、楸树、榛子、臭椿等也都顺利地过了冬，但长势不是太好。胡枝子也长高了，但不如期待的那样好。不过在旁边的采凉山栽种的长起来了，前途有望。

我们在管理处周围栽种了大树苗和花木。主要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向参观者进行一种展示。云杉全部成活，长得绿油油的；丁香树长得也不错；玫瑰开了很多八瓣儿红花；耐旱的杜松长得还凑合；沙地柏 100%地成活了。

但是桧柏树大苗死了很多。2002 年风刮得特别大，桧柏被刮得死去活来。看来在条件恶劣的地方还是种小树苗为宜。

再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在通往喜鹊林的入口处，松树长得特

别好。那是采凉山项目。2000 年春天种的松树已经长到 40 厘米左右，成活率也很高。这个项目从 1999 年开始每年都在种树，绿化面积已超过 150 公顷。

小武脸上充满了喜悦。“自己负责的最早项目就在这里。过去这个乡里从来都不植树，因为我们帮助种树，他们才开始种。正因为我们做出了成绩，政府的防风防沙项目才落到这个乡里”。

如果让从日本来的绿化合作团的人在喜鹊林里种小树苗，归途中再看看采凉山生长的松树，一定会使他们对未来信心倍增。2002 年秋天，日本经团联自然保护协议会的大久保尚武会长带队的代表团访问这里时就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满意而归。

天然林和人工林

在喜鹊林的沟底有了新发现，那里生长着无数棵小杨树苗。有的地方长得密密麻麻，令人吃惊。我正在观察时，小武走了过来。

我告诉她“这是杨树苗”。她也和我一起找了起来。

“哎呀，到处都是。”她也很惊讶。过去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形。杨树种子发芽时如果环境不好，两三天就会死掉。之所以很多树苗成活，可能是因为 2002 年春天的雨水好。不过，以前即使有过发芽，也被放牧的羊吃掉了。自从我们开始在这里植树造林，因为禁止放牧了，这些树苗才得以生存。

小武反复对我说：“这件事增加了我的见识。日本专家强调自然的恢复能力，我还不太理解它的含义。在中国说起绿化，就是强调种了多大面积。但是，依靠自然的恢复能力，的确太重要了。”

几天前，白羊峪林场的场长陪同我考察了广灵县的山区。山里有一座圣佛寺古刹，周围是一片油松树林。据说由于火灾，原来 300 多公顷的松树只剩下一半。场长告诉我，这里是天然林，不是人工种植

的。寻找母树,发现在寺庙附近有油松古树。因为长在山谷里,所以树长得挺拔。从远处目测,直径超过 80 厘米,高度近 30 米。

“以前这里有 3 棵松树,三十多年前,县政府为建办公楼砍掉了一棵,另一棵是为建县文化馆砍掉了”。

太可惜了。这里只有一棵古树了,但还能看见山顶上有几棵比较粗的松树。

走进里面,是一片很不错的树林,树龄多半为 40~50 年左右。树的直径有 20~30 厘米。树顶部呈锥形,说明生长还未衰落,如果生长停止,树冠就会呈现圆形。

在大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长到这么大的松树林,说明松树也可以成林。小武说:“我们现在种的松树再过 40 年也会长这么大,也许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但是想到未来的情景,就感到高兴。”

远田先生在一边自言自语:“奇怪,怎么不是人工种的呢?从间隔上来看,排列整齐,不可能是天然林。”但是和场长确认时,他说:“没错儿,肯定是天然林。”说实话,我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晚餐时,远田先生问小武今天所见的感想。小武说:“场长说是天然林,我看是人工林。如果是天然林,应该有各种树混杂在一起。但那里只有油松,而且大小也相差无几。如果真是天然林的话,树的大小也应该有差别。”

“再有一点就是如果只有松树就不可能出现腐殖土。如果是阔叶树的天然林,即使年份不很久远,也会形成厚厚的黑土层。我们今天看的山林已经有 40 多年了,但还没有形成黑土层,也没有其他种类的树木生长。相对于人工林而言,自然恢复的树林要好得多。”

远田先生说:“该看到的你都看到了,即使是带着专业学生去考察森林,也很少有学生能发现到这些基本的东西。”

“是吗?“Sen sei”(老师)。真是谢谢了。”小武高兴地说。

我也惊呆了。一进树林,小武和王萍就开始说个不停,她俩平时

也这样。不过该看的都没逃过她的眼睛，多次现场考察使小武积累了经验，所以才有了前面那番话。小武能够这样认识问题，我们的事业也容易发展了。

我们询问了大同事务所的侯喜技术顾问，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的问题马上就弄清楚了。“毫无疑问是人工林。场长是新来的，以前的事情他可能不知道。”

老侯是这个地区林业方面的活字典。